

Diancang
主编 井晓生
2012\01

DATA 大家·典藏



DATA STYLING | 陈丹青：最有活力的艺术家 DATA FORUM | 陈丹青：关于创作

DATA CONVERSATION | 陈丹青：中国书画之根——传统与现代

DATA CONVERSATION | 陈丹青：赵无极、吴冠中、黄永玉谈绘画

DATA PAINTING STYLE | 陈丹青：自然抒情——陈丹青笔下的艺术剖析

DATA COLLECTION | 陈丹青：当代视觉的艺术中的三个项目——陈丹青陈永锵的绘画风格

DAJIA

大家·典藏

Diancang
主編 井曉生

安徽美術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典藏, 第1卷 / 许晓生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398-3717-8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②J21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459号



DAJIA

大家·典藏

PLANNER-IN-CHIEF

总策划
许晓生

PLANNER

策划
马涛

PUBLISHER

出版人
郑可

EDITOR-IN-CHIEF

主编
许晓生

DEPUTY EDITOR-IN-CHIEF

副主编
林润鸿 王艾

DIRECTOR

总监
杨康云

MARKETING EXTENSION PIONEERS

拓展
道臻 徐辉龙

EXECUTIVE EDITOR

责任编辑
赵后芳

FEATURE EDITOR

专题编辑
杨若冰 杨选 陶美坚 陈子玉

DESIGN DIRECTOR

设计总监
罗昭娟 何振华

VISUAL LAYOUT

视觉版式
广州鲁逸

RESPONSIBILITY FOR PROOFREADING

责任校对
司开江

PROOFREADER

校对
安晓利 陶艳柯

RESPONSIBILITY FOR PRINTING

责任印制
李建森 徐海燕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ADDRESS

地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ZIP CODE

邮编
230071

MARKETING

营销部
0551-3533604 (省内) 0551-3533607 (省外)

DISTRIBUTER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FORMAT

开本
889 mm×1194 mm 1/8

PRINTING

印刷
佛山市华禹彩印有限公司

PRINTED SHEETS

印张
27

EDITION NUMBER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PRINT RUN

印数
3000册

ISBN

书号
ISBN 978-7-5398-3717-8

PRICE

价格
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孙卫东律师

C O N T

001/大家·研究

DAJIA STUDIES

对话林墉 002

林墉：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 009

025/大家·关注

DAJIA ATTENTION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2012 025

序言一 026

序言二 028

策展人语 030

032/大家·讲堂

DAJIA FORUM

关于创作 034

我的速写“情结” 046

057/翰墨流芳

THE GLORIOUS OF CHINESE PAINTING

梅清生平及其绘画艺术 058

073/大家·对话

DAJIA CONVERSATION

超然象外 074

尚涛、贾浩义谈绘画

象之品味 083

关于尚涛的绘画

思风发于胸臆 墨泉涌乎笔端 099

贾浩义的意义

114/大家·画风

DAJIA PAINTING STYLE

自然与田园 120

关于林丰俗绘画艺术的一个剖析

E N T S

一个恒定的田园母题
关于林丰俗

133

138/百家视点
VARIOUS VIEWPOINTS

唐寅与文徵明作为艺术家的类型之再探

139

142/品读大师
APPRECIATE MASTERS

山水画刍议(节选)

145

154/大家·典藏
DAJIA COLLECTION

当代花鸟画艺术中的“肖像画”
再析陈永锵的绘画风格

155

沉甸甸的南国乡情

167

写意地画写意的画
寻觅生命的诗意

170

175

178/大家·鉴赏
DAJIA APPRECIATION

184/今品风尚
CONTEMPORARY ART STYLE

南腔北调·中国画青年名家邀请展(南京)
方政和专访

185

片言·片段 193

200/大家·资讯
DAJIA INFORMATION

大家 · 研究 / DAJIA STUDIES / 林墉 Lin Yong

编者按

在林墉的绘画中，艺术对象的选择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之间有着内在的情感逻辑，正如林墉所言：『我倾尽全力把我的所长都付诸刻画的过程——为的是美。』林墉的艺术是源自一种文化性，即人性之美的阐释。他的创作是对生命的讴歌，不论是人、物，抑或是山水。林墉的艺术面貌的成因关乎其性情、其脾气、其学养、其特殊的生活经验及其所在的具体社会环境。据此，本栏目将从多个角度层面来分析、研究林墉的绘画艺术。

DIALOGUE WITH LIN YONG

对话林墉



林墉，1942年生，广东潮州人。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画院专业画家，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

问：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名为书名或画名所掩的例子，我想您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假如绘画与文学创作二者必须选取一项的话，您更愿意从事哪一项工作呢？

答：如果必须选择，我肯定当画家。我喜欢当一名实在的画家，而且甘于当一个画匠。我心目中的画家应是画匠，要干活，出大力气。自古以来，徒有虚名的画家太多。画家太过于强调自身的理论性，未免太过狂妄。其实，画家要读的书很多，而且比其他行业都要多。谈起读书，这也是广东画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多读书，会令人多点文采；只是多点文采，已很困难。再不在这方面下工夫，吃亏就在眼前。当然，不是说会写点文章就了不起，而是说，假如你决心从事艺术一辈子，那么就应该及早知道这一点。

问：广东画家似乎在文学方面积淀不是很深？

答：广东人在文学乃至文化上大都是浅尝辄止，肯下大工夫者不多。从历史上看，岭南文化本身宏厚、雄伟、豪迈的因子不多，传统文化积累单薄，这一点不必讳言。当然，文化绝对不能当饭吃，但太过注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导致纯艺术的胸怀变得狭窄。该怎么做？其实并不复杂：一切都应从读书做起。

问：我曾经读过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您年轻时在斗门县工作时，一位渔家女为表示您帮她剪纸花的谢意，从窗外送了您一篮鸡蛋的事。在文中您说渔家女的那一双大眼睛，您永生难忘。其中可能有许多令您感动的原因吧？

答：这只是青年时代回忆中的一个片断，我偶尔在文中记下。我很看重这种偶然性，如果对这种偶然性的意味有所体味的话，它会令我们步入另外一个境界。生活其实是由许多这些平淡的小事组成，它们貌似平淡，但堆积起来，便有了厚度。渔民的小女孩，给了我一点吃的，感动了我一辈子。倒不是说这件事很伟大，实则它很平淡，只是其中别有动人的一面。

问：正是对于偶然事件的体味，才使您表现了如此之多的平凡人物吧？

答：作为一个画家，如果不体味瞬间即逝的美好的事物，那么也就枉称画家。生活并不在于远近，而在于你是否能用心去体味。

问：您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即开始创作大量的仕女画，这是否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又或者用李伟铭老师的提法“是当代中国恢复人性的尊严和爱美之心的征兆”呢？

答：这种提法可能过于沉重，实际上，这是非常

作为一个画家，如果不去体味瞬间即逝的美好的事物，那么也就枉称画家了。

YOU SHOULD NOT BE CALLED AS A PAINTER, IF YOU CANNOT APPRECIATE THE FLEETING BEAUTY.

自然也非常必然的。我从小生活在潮州这一古城里，身边有许多很具体、很实在的女性，她们给我许多温暖与关怀。我很珍惜童年时代那些女性给我带来的美好回忆，一闭上眼，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个鲜明的潮汕女性形象。我虽然六十多岁了，但仍怀念着她们。她们有的是心灵之美，有的是风度之美，带给我对于美的梦想。这个是梦，但我愿意一辈子梦下去。我拿起画笔，很自然就想把留存心中的这份美好回忆表现出来。当然，我也知道，美并非仅指“漂亮”，也不只女性才有美可言。只是我很可怜，从未遇到过伟大的男性。如果我这辈子是在战场上活过来的，艺术面貌或许不会如此。正是这些潮汕女性，给了我艺术的营养，而且让我几十年来开花结果。我不敢很狂妄地去表现我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我只是很虔诚地表现我所爱的人与物。对此我并不惭愧，而且还自以为得意，一个人最怕的就是无所爱。

问：您青年时代画过许多表现革命题材的历史画，据说您面对这些画时的心情很矛盾，是吗？

答：我很爱这些画，但又对这些画所表达的内容的肤浅与苍白充满遗憾。我把它们重新拿出来展出，并不是想让人知道林墉有多伟大，而是想让人知道我是如何走过来的。我再没有创作这类历

史画的激情了。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我们这一代人，不知有多少时间是在完全不按照自己意愿的状态下度过的，每天都受到无形的控制，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很难。所以我很希望年轻人能体谅我们这样走过来的这一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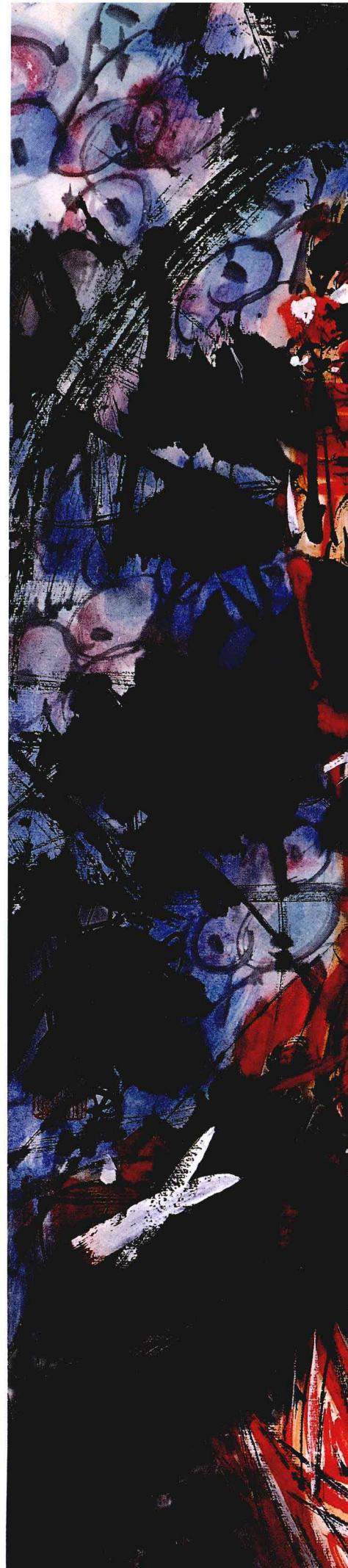
问：“传统”与“革新”至今仍是中国画创作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很想听听您对中国人物画今后发展的看法。

答：我们在这里给中国画算一算命，看看中国画再过二三十年会是怎么个样子。我想，可能不会再有把它分成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做法了。其实这种划分相当没有意思，自己把自己割裂开来，很难让外人理解。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将画种分成这个样子。以后诞生的中国艺术家，恐怕他们会认为没有必要固守这种分科。未来的中国画，应有另一番天地。当然，我只是想到，还没实践到。现在你让我画一种既非山水又非人物的画，我也画不出。但我相信会有另一代的中国画家，他们会找到另一个角度。我很希望也相信能看到这一天。

林墉
《葡萄熟了》
67 cm × 67 cm
纸本设色
1987年

我不敢很狂妄地去表现我力所不能及的东西，
我只是很虔诚地表现我所爱的人与物。

I DARE NOT TO DRAW SOMETHING I AM
NOT GOOD AT ARROGANTLY, I JUST DRAW
PEOPLE AND THINGS THAT I LOVE DEVOUTLY.











LIN YONG: A CONVERSATIONAL ARTIST

林墉：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

撰文_李伟铭

“林墉”不仅仅是林墉，围绕林墉，还可以牵涉到当代艺术史中的许多问题。

THE NAME “LIN YONG” NOT ONLY REPRESENT HIMSELF, LOTS OF CONTEMPORARY ART QUESTIONS COULD BE MENTIONED SURROUNDING IT.

毫无疑问，林墉是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我说有“话题”，意思是说，“林墉”不仅仅是林墉，围绕林墉，还可以牵涉到当代艺术史中的许多问题。此外，我觉得，我们要谈论一个人物——特别是像林墉这样的一位名家，最好不要就事论事，最好能够与他置身其中的情境和各种关系联系起来。追溯前因，叩问后果，寻求理解“何以如此”，而不是急切陈词“必须如此”。譬如，绘画与文学，在林墉这里就不是两个绝缘的领域，讨论必须在可能发生影响的边际之间展开。另外，在泛意识形态化时代，当艺术成为政治的奴仆的时候，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个人选择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它对艺术的纯洁性有多大影响？林墉某种题材、风格的绘画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决定这种反差的因素是什么？这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中，“传统与变革”是一个跨世纪的命题，守常与求变的矛盾几乎在所有艺术家那里都存在，林墉对此有何反应？一种个人选择不管“个人”的“成数”有多大，它总是与个人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历史、现实文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显然，自问自

答，很难对所有这些问题展开真正有效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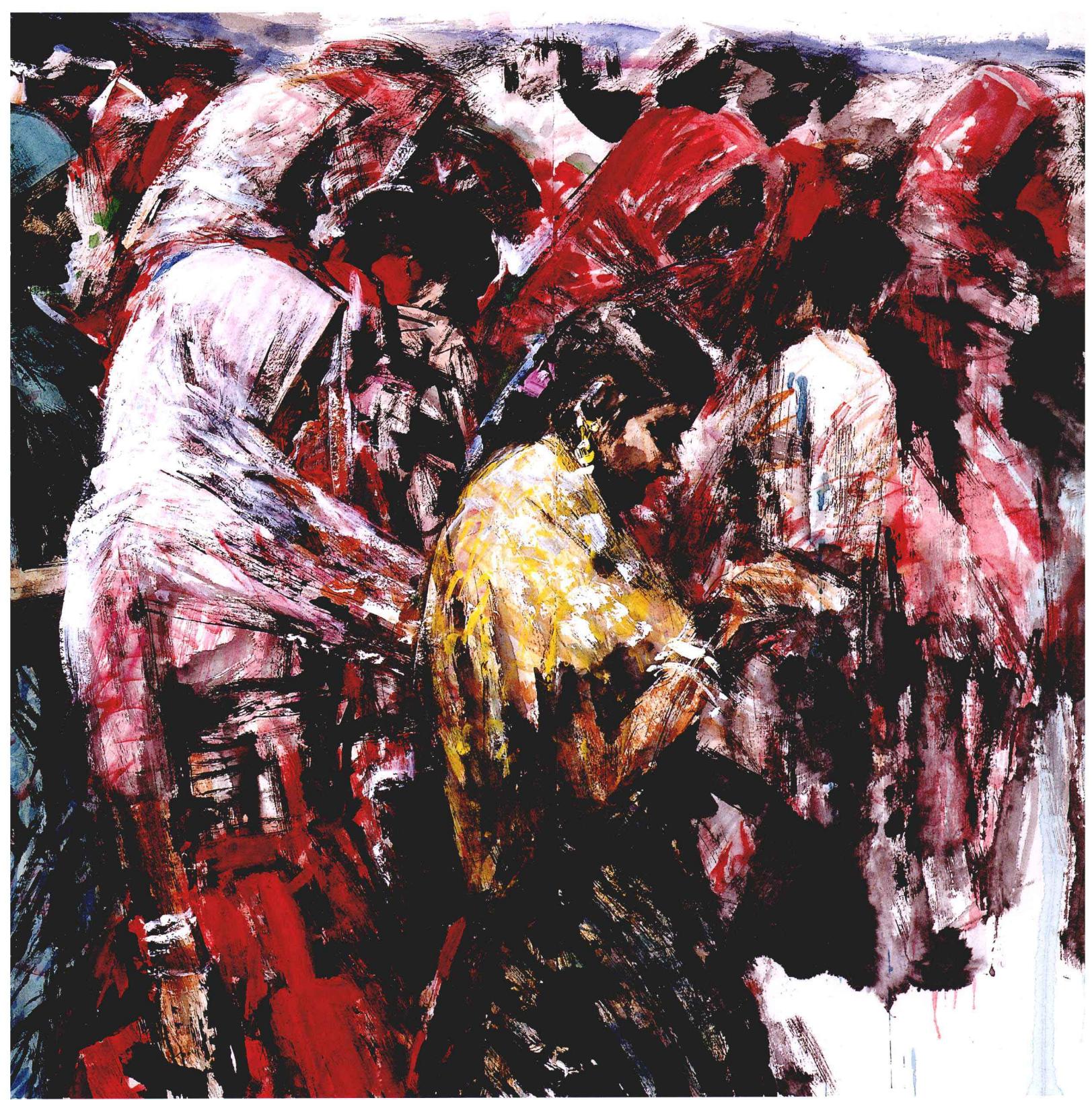
按照某种说法，林墉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画家——他的老师如其中的杨之光先生，算是第一代。这第二代画家学成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美术院校，踏出校门即经历了“文革”，70年代末期躬逢思想解放运动，随后是国门敞开，西方文化汹涌而来，商品经济浪潮汹涌澎湃……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在以上各种“运动”中，林墉不算叱咤风云的“晁盖”，至少也是游刃有余的“浪里白条”。近年大病，劫后余生，林墉又经历了别人无法想象的人生历练，画题、画风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大多数人或许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真正为林墉赢得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声誉的精心之作，首先应该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完成于“寸寸居”的文学插图和人物写生。我们注意到，当配合现实政治运动的主题性创作作为统一思想认识的策略和集体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已经终结的时候，林墉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他作为艺术家的角色转换，迅速在为所谓的“伤痕文学”配制

插图的实践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们还记得广州《花城》上林墉的插图。众所周知，《花城》是一个隶属于花城出版社的大型文学刊物，当时它在反思“文革”的悲剧性命运，寻找人的价值与个体的自尊，承担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扮演了与北京的《十月》同样举世瞩目的角色。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当代文学从来没有像“文革”结束初期的“伤痕文学”那样为中国甚至海外的读者提供了如此激动人心的力量。与其说，我们的文学家无论思想还是技巧在一夜之间已经变得格外成熟，倒不如说，曾经进入同一悲剧梦境中的梦游者，梦醒之后，彼此之间更容易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共鸣。林墉娴熟流丽的写实技巧和源自从维熙等作家所叙述的悲剧性故事的情感冲动，既忠实地还原了文学形象的视觉形态，也成功地赋予插图以凄美感人的力量。确切来说，在艺文领域，对“文革”的反思始于文学，绘画接踵其后。作为一个插图画师，林墉诉诸视觉的感受显然有效地提高了那个时期《花城》的可读性。据林墉说，他为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泥泞》所作的插图，就是从维熙点名嘱咐。可以这样说，来自文学界的这种信赖，成功地促



林塘 《赶集》 138 cm × 280 cm 纸本设色 2006年





成了林墉的艺术趣味的转化。林墉敏锐的文学领悟力和出类拔萃的绘画才能，也通过一时“洛阳纸贵”的《花城》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至少在广东，那些后起的年轻的文学插图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受林墉的插图笔法的影响。

如果说，插图的从属性，多少贬损了插图本身作为一件绘画作品独立自存的美学品格，那么，林墉这一时期的人物写生则有效地填补了这一缺陷，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位画家的内心情感的变化和艺术风格的发展的视角。我们应该注意到，“写生”——特别是人物写生——在20世纪的中国画艺术中，经常被视为训练一个画家的写实技巧或为某一件主题性作品的创作搜集素材的途径。林墉却以其富于说服力的方式，有效地证明了写生独立自存的价值。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林墉选择写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

是他熟悉的漂亮朋友，在过去类似的场合被明确界定并突出强调的“阶级身份”，包括“职业特征”，在这里被明显地淡化了。显然，林墉感兴趣的是人之为人的生命属性，他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种价值理念：美，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它既是自在的本体，也应该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互相欣赏的对象。因此，美，成了这一时期林墉所有的人物写生的视觉焦点。与此同时，他把西画的补色概念成功地引入了中国绘画语言中，以明确、精细的轮廓线条和反复晕染、浑然天成的体积结构，迅速重建了自己优美的写实主义风格。

中国画家中的域外题材之作历来不多。当代，在林墉之前，给我们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的，似乎只有石鲁的埃及写生。单是这一点，林墉历访巴基斯坦创作的大量作品，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因